

第二部 世道無情

一、

1945年10月25日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佈「一般命令第一號」，由中華民國將領代表同盟國接受在台日軍投降，蔣中正將軍委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負責全權處理受降事宜，何應欽將軍再指派陳儀將軍來台，於台北公會堂與台灣總督兼日本陸軍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簽署受領文件，台灣從此正式結束被日本統治的命運。

10月15日，國民政府派遣來台接管的第一批官員抵達台灣，16日中國的第70軍軍隊也由美國三十幾艘軍艦護送至基隆港登陸，受到許多台灣民眾的歡迎，等到25日簽署受領文件後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行使統治權，台灣日日新報與其他報紙都登滿許多商家行號慶祝台灣光復的廣告，街上不時鑼鼓喧天，鞭炮響徹雲霄，但是不到半年，就開始民怨四起。

空卿從菲律賓回來以後，聽到父母口中對台灣光復的評語「狗去豬來」，又去書報行翻看這段時間的各種新聞報導，內心對台灣未來的前途充滿憂慮。他沒有再回到演紙戲賣蝨蟲藥的行業，而去應徵一份寄藥包的工作，路過博文他家，直接就進來推銷了。

「我家己是醫生，你來阮兜寄藥包，敢祿尚好笑？」博文看著他將藥包袋釘掛在飯廳的牆上，好氣又好笑的說。

「咱是若兄弟的好朋友，當然嘛要相挺，你是醫生無毋對，但是恁兜工人濟，仔因總是會有需要。」空卿回頭咧嘴一笑，手上的榔頭卻不小心敲到自己的手，發出一聲哀叫。

「這下你要家己糊牛屎矣。」博文取笑他。

空卿釘好藥包，博文問他：「敢欲啣一下茶再走？」

他看著博文，探問：「你敢有想欲出去外口行行咧？」彷彿有很多話想說。

博文立刻同意，去跟千佳報備後，和空卿各自牽著腳踏車出門。

他們從菲律賓回來近半個月，兩人第一次見面，空卿語氣已無當時見到「慶祝台灣光復」標語的興奮，變得有些沉重的問博文說：

「返來這段時間，你敢有啥物感受？」

博文看他一眼，兩人之間的默契讓他立刻明白他想知道的是什麼？

「台灣光復了後，人民猶是無脫離苦難。」他思忖著回答。

「對狗去豬來這句話，你有啥物看法？」

「這陣猶是亂世，估過一陣仔看會穩定落來未。」博文謹慎的表示。

他們經過以前保正和鄰長的辦公處，看見有人在那裡教北京話，一群男女民眾很努力的在學習新語言，便好奇的停下來觀看。

一位五十多歲操著濃重鄉音的老先生站在一塊黑板前，舉著一根細竹枝指著上面寫的字，教大家練習說北京話：

「你，你們，我，我們，你是中國人，我是中國人，我們都是中國人。」

坐在黑板前的男女老幼跟著發出參差不齊的語音，聽在兩人耳裡，卻像故意用台語罵中國人一樣：

「擰死中國人，餓死中國人，我們拄死中國人。」

博文認出老先生正是那天在他家店裡買黃豆的人，他和空卿互望一眼，空卿

像快要忍耐不住一樣，示意他趕緊離開，走出一丈遠後，空卿立刻爆笑出聲，學著那些台灣民眾的口音說：

「擰死中國人，餓死中國人，我們拄死中國人。」

博文也大笑說：「學佻足成，你真正有搬戲的天份。」

空卿隨即收起嘻笑的表情，語重心長的說：

「我驚會朽死的是咱台灣人，你最近敢有看報紙？自從中國政府來接收台灣了後，物價一直起，以早戰爭日本政府實施配給制度，就算米糧無充足，猶有番薯簽尙相添，今嘛換這個土匪政府，農民交粟仔予農會，中國職員祿照實登記，隨在个因愛寫佻濟就佻濟，中國軍隊無米就直接去農會搬，中國官員食銅食鐵連阿鋁米也食，這些來接收台灣的政府官員貪官污吏一大攢，這款日子咱台灣人欲焉怎過？」

博文無言以對，心情跟著沉重起來。

空卿嘆了口氣，擔憂的說：「你出世佻好額人家，和你講這應該你體會祿到，阮兜佻番簽市做生理，尚瞭解普通家庭的困苦，若焉爾繼續落去，台灣一定會侂有災難發生。」

博文心思轉向榕樹王庄的蔡家，他們做穡種稻交穀也是這樣遭受剝削嗎？自小他就常聽父親交代家中商號的伙計，秤頭不可少，寧可多給不能苛扣，如果農會職員真的這樣欺壓農民，確實遲早會官逼民反。

盈面走來一個身穿中山裝的人，空卿突然生氣抓狂起來，迅速停妥腳踏車，衝過去抓住那人領口怒罵：

「你這箍糞坵！日本走狗！無日本警察予你靠矣，你佻敢出來街路耀武揚威？」

黃泰山面露得意笑容，毫不畏懼的警告他：

「我今嘛換靠中國警察矣，你上好莫對我亂來喔！若無同款會予你去擔屎。」

「你這個卑鄙的小人！」空卿瞪大眼睛，舉起右手握緊拳頭要揍他，立刻被博文攔下。

「莫睬伊啦！人講寧願得罪君子，毋倘得罪小人。」博文勸說。

黃泰山掰開他抓住領口的手，拉拉衣服的下擺整平衣衫，冷哼一聲，得意洋洋的走開。

空卿怒火中燒，鼻孔噴氣的朝天執問：

「天公伯啊敢猶有目睷？像這款無天良的人，是焉怎無報應？」

博文拍拍他的肩膀，平心靜氣的回答：

「毋是無報，是時機未到。」

「這是咧自我安慰而已。」空卿既憤慨又無奈的說。

「莫生氣啦！我請你來去櫻花食堂食飯，頭家ㄟ因翁某毋知好否？」博文關心問。

「我有去看ㄟ因，沙枯拉因為嫁咱台灣人幾落年矣，所以會當選擇留佇這。」空卿告訴他。

兩人跨上腳踏車，朝櫻花食堂的方向騎去。他們將腳踏車停在入口處的旁邊，原來的木製招牌已經改名為「北港飯館」，走入店內，不見沙枯拉的身影，只有一位熟識的女服務員穿著一般的衣服過來招呼他們：

「陳少爺，歡迎光臨。」

博文留意到所有與日本相關的文化和習慣都不見了，他開玩笑的問說：

「猶有在賣日本料理否？」

因為他們來得早，飯館內沒有其他外客，沙枯拉從廚房裡走出來，穿著一般台灣婦人的裝扮，用日語幽默的回答他：

「日本料理不賣中國人，你們來當然會有賣。」

博文笑著說：「幸好妳還在這裡，不然我就吃不到這些令人懷念的食物了。」

沙枯拉正色接口：「我的家在這裡，當然不會離開。」

他們在一張桌子坐下來，博文告訴她：

「菜由妳替我們點就好。」

沙枯拉點點頭，回廚房前由衷的對他們說：

「我真的很高興看到你們都平安回來。」然後又想了一想，用北京話告訴他們：「我的名字叫做林鳳英。」

空卿和博文都被她的日本腔北京話逗笑了。

「有一件代誌你可能毋知，我認為你應該瞭解一下。」空卿突然起了一個話題。

「啥物代誌？」博文直視他問。

「恁兜管家的後生春生仔，毋是一個會信任得的人，你應該恰恁老父講。」

「你是焉怎會講這種話？」博文不解的反問。

金火雖然是他們的管家，但做事向來穩重可靠，又是他母親的表哥，春生不只是他從小的玩伴，也是父母的義子，兩人有表兄弟及義兄弟的雙重關係，密切度非一般人能比。

「伊佇外口的風評無好。」空卿直接告訴他。

「你哪會知？」

空卿哂笑說：「我今嘛在寄藥包，消息當然特別靈通。」

「伊是有啥款無好的風評？我一直感覺伊是一個袞歹的兄弟啊！自以早阮卡將猶佇咧的時陣，常常會來請安問好。」博文個性與父親很相像，對人厚道又有肚量。

「聽講伊和跛腳成仔兩個偌了尾仔囡咧，經常出入酒家和筊間，花天酒地。」

「伊因哪有錢倘匪類？」博文疑惑的探問。

沙枯拉的丈夫林桑端著幾盤菜出來，聽見他們的談話內容，接口說：

「這要問我上瞭解。」他把菜擺上桌，空卿讓了一個位置給他坐下。

「連你都知？」博文十分訝異。

「佢因常常會來我這食飯、啖酒，賣糖予我換現金。」林桑是個老實的人，說話沒有一絲誇大的神情。

「糖按佢位來的？莫講是佢阮店裡偷提的，因為阮老父和金火舅逐個月攞會對數。」博文逕自說，他真的不願意相信春生會歹咁浪蕩。

林桑詳細告訴他們：「佢戰爭空襲上嚴重的時陣，因為糖廠是美國飛行機轟炸的目標，為著欲減少損失，就佢糖交予有所在倘園的民家保管，日本戰敗了後，中國過來接收，照冊欲來討返去，有的人會誠實交出來，萬成和春生兩個就起貪心，佢糖藏去別的倉庫，騙糖廠派來的人講做大水流去，兩個人來我這食飯計劃的時陣，佢好予我偷聽著。」

博文神情凝重的沉默著，春生會做這種不誠實的事讓他很意外，但想到如果要向父親或金火舅報告，又覺得有些為難，怕他們會傷心難過。

空卿想到他們以前做的黑市生意，下了一個評語：

「這兩隻攞是大隻烏鼠。」

他們吃完午飯後，空卿得繼續工作，博文在心裡壓抑了很多天的念頭一再浮現，他決定不再跟自己的感情對抗，無論如何都得再見阿春一面，所以把腳踏車寄放在林桑的店門口，走路去不遠的車站搭客運。

榕樹王庄的景物依舊，曾看過他的人還友善的問候他：

「你係來看恁阿姑？這個孫仔對阿姑足有情的。」

他微笑點頭，快步朝位於庄尾的蔡家走去。

下午日頭斜曬入土角茨的大廳，他站在廳門口出聲詢問：

「有人佢咧否？」

永隆從房間裡走出來，毫不怕生的看著他回答：

「阿母去豬欄飼豬公。」

博文踏入客廳，蹲下來笑著問他：「你敢會認得我？」

永隆點點頭。

「我是啥人？」博文考他。

「阿叔。」

他摸摸永隆的頭，誇獎他：「永隆有夠巧，猶倌會記得阿叔。」

「少...爺？」阿春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，怯怯的，又含著幾許激動。

他站起身面對她，充滿深情的凝望著她戴斗笠的模樣。她看來消瘦許多，神情多了些滄桑，只有眼睛裡的柔情依舊。

「阿春，妳近來好否？」他佯裝冷靜的問候。

她沒有回答，走進客廳裡面不太客氣的直接問他：「少爺，你倌來這欲創啥？」

博文訥訥的回答：「我只是想欲知也妳過了有好否？」

阿春克制住內心蠢蠢欲動的情感，淡然的告訴他：

「我過了真好，你會行得放心，毋免替我煩惱。」

「阿春.....。」博文欲言又止，眼神裝滿渴盼。

阿春斷然接口：「少爺，你無應該倌再來揣我，猶是緊返去。」

博文專注的看著她，阿春卻刻意避開他的視線，退到門邊的角落。

「妳敢真正攏袂想咱的囡？」他試探的問她。

阿春像被踩到痛處一般，立刻大聲反駁：

「世傳毋是咱的囡，是你和少奶奶的。」

博文無言以對，兩人之間像隔著一條無形的鴻溝，半晌，阿春終於忍不住，用微弱的聲音問了一句：

「囡仔好否？」

博文馬上回答：「囡仔真好，已經會扶物件刁奇咧矣。」

阿春的眼睛立刻泛出淚光，藏不住的思念博文全看在眼裡。

「少爺，你緊返去，以後莫倌來矣，焉爾對大家攏總好。」阿春神情痛苦的垂著頭說。

永隆不解大人間的情感掙扎，從房裡拿出有義為他製作的銅罐車，自己去土埕上推著玩，讓銅罐車發出哐啷哐啷的響聲。

博文摘下她頭上的斗笠，阿春有些慌亂的想躲開，卻無處可退。

「自從離開這了後，我無一工無想妳的。」他毫不掩飾自己對她的迷戀。

「你應該佢我放予妹記得，好好和少奶奶一因母仔困過日子。」阿春一直不願意面對他。

博文苦惱的告訴她：「我嘛知也要佢放予妹記得，毋佻就是會一直想起妳，尤其是看著困仔的時陣，就會想欲來看妳。」

阿春抬起頭，眼裡飽含淚水的看著眼前這個她只能愛在心底的男人，無奈的反問：

「見面是會當焉怎？當初就約束好，我只是替恁陳家借腹生困的工具。」

阿春的說法讓博文對她更加不捨，當初他們把她當成是借腹生子的工具，如今想來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。

「阮真正對不住妳。」博文充滿愧疚的向她道歉。

阿春故意用冷漠的態度說：「恁並無對不住我，這是一件生理，恁用一隻牛換一個困仔，我用一個困仔換阮永隆的未來，雙方面攏無食虧。」

「阿春，妳莫焉爾講好否？我對妳是真心的，以後就予我來照顧恁母仔困。」

阿春斷然拒絕：「妹行得，大家要照聘照行，請你趕緊離開，以後莫佻來矣。」

她說完話，見他還是不走，便伸手想將他推出門去，博文卻緊握住她的手求她：

「阿春，妳莫赫爾善良好否？妳敢會使得較自私一屬仔，替家己的未來考慮一下？」

阿春甩開他的手，用嚴肅的態度對他說：「這毋是做人的基本，我知也少奶奶嘛妹同意予咱兩人佻有來往，所以我拜託你以後莫佻來擾亂我的生活。」

「我知也妳對我並非無情，咱敢會使得.....。」博文不死心的想要說服她。

阿春打斷他的話，用力將他推出門外，並警告他：

「你緊走，若予阮小叔猶是大家官返來看著，我會真歹做人，請你莫予我為難。」

博文猶豫著，在她的催趕下，一步一回頭的往埕尾走。

「阿叔！阿叔！」永隆天真的推著銅罐車想跟他走。

阿春趕緊過去抓住他，哽咽的說出最後道別的話：

「拜託你和少奶奶好好戩養囡仔，幸福美滿過一世人。」

她抱起永隆走進客廳，回房間坐在床沿失聲痛哭，永隆見她傷心難過，仰頭關心的看著她問：

「阿母，你哪會在哭？」

阿春邊哭邊摸著兒子的頭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有義駕駛牛車出去耕田回來，土水累極坐在兒子身邊打瞌睡，博文在路口與他們錯身而過，有義看見陌生人，特別多看了幾眼。

阿春在灶間生火準備煮晚飯，有義將空水壺提進來放在水缸旁邊，又從擺在灶台上的水壺倒了一碗水，邊喝邊隨口問了一句：

「拄才敢有人來過？」

阿春有些慌了手腳，強裝鎮靜的回答：「無啊！無人來。」

有義疑惑的說：「拄才佇路口有看著一個真斯文的查埔人，位咱兜這條小路行出去，毋知是欲來揣誰人？」

阿春假裝若無其事的回說：「可能是行毋對路啦！」

夜裡她輾轉難眠，博文的出現就像在平靜無波的古井投下一粒石頭，泛起久久不止息的一陣漣漪，讓她又忍不住回想起過去與他的親密接觸，壓抑在身體裡面的情慾猶如火山爆發，滾燙的岩漿四處流竄，令她五內俱焚。

幾乎一夜未眠的阿春透早摸黑起床生火煮早飯，兩口的大灶一邊專燒開水，她先從水缸舀水到大鍋裡，煮開後加滿兩只要帶出門工作喝的水壺，接著再加水

溫熱讓大家漱洗用。

土水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照顧牛欵，給牠添草料、換飲水、清理牛糞，他幾乎每晚都睡在牛欄內的小隔間，戰爭時物資匱乏怕有偷牛賊，光復後日子也沒好過多少，所以還是怕會有人來偷牛。

他替牛欵料理妥當所有的事情後，走入還點著煤油燈的大廳，圓仔隨即端來裝著熱水、布巾的洗臉盆。

他坐下來洗臉時邊抱怨：「昨暝遠遠聽著狗在吠，害我規暝祿暈得。」

圓仔感覺好笑的接口：「你人已經暈佇牛欄內矣，猶倅咧煩惱牛會去予人偷牽去？敢要和牛縛做夥你才會安心？」

土水用輕視的口吻對圓仔說：「講恁這些的人無智識就是焉爾，妳敢知也古早人言賊子狀元才，就是有人暈佢牛予人偷牽去猶毋知，天光才發現賊仔用迷煙佢伊迷昏去。」

「你是講古聽尚濟，尚敖胡白想啦！外口赫爾通風，欲焉怎用迷煙？」

有義坐在飯桌等吃早飯，聽父母答嘴鼓，又想起昨天傍晚的那個陌生男人。

「昨下晡有一個生份人位咱這條路行出去，毋倅看起來真斯文，無成偷牛賊。」他思索著告訴父母這件事。

土水和圓仔瞭然的互看一眼，還是有些疑惑的問：「我哪會無看著？」

「你彼時陣在盹龜啊！」

阿春端地瓜簽稀飯進來，心事重重的又走出去，有義看著她失魂的模樣，小聲詢問母親：

「阿嫂是在焉怎？干倅有魂無體的魁儡尪仔咧？目睷皮倅腫腫，昨暝規暝無暈的款，是毋是倅在想阮阿兄？」

「恬恬莫問啦！」圓仔故意訓斥他，停止這個話題。

她趕緊幫忙張羅碗筷和醬菜，讓他們父子吃飯。

「咱是毋是要拜託媒人婆仔佢有義做看有親成否？伊的年歲也祿少矣。」圓

仔跟土水商量說。

不待父親開口，有義便自暴自棄的回說：「無田無園的人娶啥物某？莫害人隨咱在艱苦啦！像阿嫂同款。」

阿春提著要讓他們帶出門的水壺擺在大廳門口，聽見這一句話，紅著眼眶默默轉身回灶間。

圓仔駁斥他：「無田無園的人就祇使得娶某喔？若焉爾世間的羅漢腳仔毋就一堆若山咧？」

土水看了有義一眼，直接了當的告訴圓仔：

「替囡娶某是咱做序大人的責任，妳去央媒人介紹就是矣，佢伊講赫濟欲創啥？」接著才對兒子訓話：「人講姻緣註定著，一個掖被，一個掖蓆，這世人欲來綴你食穿的人，就算食苦伊嘛會心甘情願，像恁老母敢毋是焉爾？」

有義閉嘴不說話，卻看得出來心中還是不情願。

父子兩人吃飽飯去給牛欵套上牛擔，將犁頭、犁耙、水桶、水壺等工具，還有準備隨時給牛欵補充體力的草料搬上牛車，土水輕甩一下牛繩，牛欵立即邁步緩緩走出土埕，踩著清晨的露水，叮叮噹噹的牛鈴聲，在尚未見到天光的黑暗中逐漸遠去。

他們父子出門工作後，婆媳兩人才一起坐下來吃飯，阿春一直沉默不語，圓仔主動開口問她：

「昨陳家少爺佻來揣妳？」

阿春眼神有些驚慌的看著婆婆，訥訥的回答：

「妳哪會知？阿叔仔佻妳講的？」

圓仔重重的嘆氣問：「妳扑算欲焉怎？」

阿春有些委屈的說：「我只會行得佻伊趕返去，猶會當焉怎？」

圓仔試探的問：「妳敢無想欲佻和伊做夥？」

「我毋敢焉爾想。」阿春哽咽的回答。

「妳瞭解家己的身份就好。」

婆媳兩人繼續沉默的吃飯，阿春一付食不下嚥的模樣。

敏感的千佳從丈夫天黑才回家，以及他明顯低落的情緒中，察覺出一絲異樣的變化，吃晚飯時她故意當著公公的面，關心詢問：

「你位倚晝和空卿出去，到天暗才返來，恁是去創啥？」

進丁一聽他又和空卿在一起，神情立刻嚴肅起來，等著聽兒子的回答。

「我和空卿做夥食中晝頓，了後伊就去寄藥包，我家己一個人騎車仔四界看看咧耳耳。」博文輕描淡寫的說著，他不是一個擅於說謊的人，所以避開千佳的視線，邊說邊夾菜配飯。

「今嘛外口猶恁足亂，上好莫胡白走。」進丁叮囑說。

當晚就寢，博文背對千佳側睡，她從他的身後環抱著他，他一動也不動假裝睡著，等了很久，直到千佳發出沉穩的呼吸聲，他才輕輕拿開她的手，小心翼翼的下床。

他的腦海都是阿春的身影，以及她所說的話，她越是如此顧全大局，就讓他越是心疼她，她年輕守寡已經命運多舛，親生的兒子也終生不能相認，上天對她就太不公平，至少也讓他有機會多少補償她吧？

他毫無睡意的走到書房，拿出素描簿和畫布、油彩，一直作畫到隔天凌晨，阿春耳畔插著一朵粉紅色山芙蓉，含情脈脈淺笑的模樣，生動的停留在畫布上。

